

《尋兇》(下)

葛戍

戚畫

規劃好下一步後，當前需要做的即是打發打發時間，若只有他自己，那必是尋間客棧睡上一會，畢竟這天色看來也才未時，倘要藉夜色作掩護，少說也得到戌時後。整整兩個多時辰，不睡會還能做什麼，但他總不好對葛戍說要去客棧睡會，跟老人家似地。

忖了會，尋了間看上去挺整潔，二樓還有廂房的茶肆。步入不大，但窗明几淨還能看到金鋪的包廂十分滿意——因為廂內一隅有張看上去相當舒適的臥榻。

將茶水單推向葛戍，只要了茶與一盤冰心綠豆糕，剩下便隨他點了。

剛吃了一堆不怎麼樣的茶點，正覺得膩口，這茶肆經營得有模有樣，應該不差吧？

儘管如此，葛戍仍決定暫且甜鹹各點兩道，先試試味道再說，茶就隨意了，反正他也不懂，和戚先生一樣就好。

今天算是風和日麗，似乎每次遇上戚先生的那日天氣都不錯，還來到這有山有水的地方玩……不對，是有委事的。

葛戍心情很好，主要是這茶肆的菜色果然不差，於是他又多叫了幾道，順便連同戚畫淺嚐幾塊就推開的綠豆糕也一併吃下肚，將桌上的茶點一掃而空後，回頭看去，戚畫已經在臥榻上睡著了。

葛戍端著茶，走到臥榻前蹲下來默默盯著那張好看的臉，長得好看的人似乎都比較聰明，像自己腦袋就不怎麼好。

瞧了一會，見戚畫睡得平穩，他於是轉頭望向窗外。

吃飽了，就想活動一陣，順便先去那家宅邸探探路。

恐怕戚畫若醒來不見他會擔心，於是葛戍解下背後的劍，連同劍袋橫放於桌面，然後半聲不響地踏出窗，翻身上瓦。

難得在外頭還能睡得這般香，若不是一隻麻雀在窗台上吱喳，戚畫怕是可以直接睡到譚老闆出殯。

維持躺臥姿勢揉了揉眉心，素來靈動可愛的小鳥雀，此刻，在耳裡比那烏鴉還嘈雜，若非現下僅是九分煩躁，還有那少少一分的理智牽制著，他覺得自己就要抄起桌上的劍——

盯著劍袋直瞧，良久，才意識到這包廂裡只剩自個一人。

掃視桌面，所有茶點菜餚都憑空消失，徒留滿桌空盤。這確實像是葛戍能辦到的，顯然他並非被什麼歹人盯上帶走，僅是吃多了出去散步消食，而這他似乎總揹在後頭的劍，大概是刻意留給自己看的吧。

沒有離開這張臥榻的打算，只是起身調整了方向，讓自己能倚榻看見窗戶正對著的譚家。

移到合適的角度，這便又臥上去，還燃了斗鉢中的藥丸，徐徐賞著景，又細細吁著煙，弄得譚家金鋪在他眼裡跟走水了沒兩樣。

到譚家裡外走了趟探查情勢，尋妥合適的潛入地點，葛戍在村裡又四處兜轉一圈，等到申時末，天色將暗前才回到茶肆。

將窗台邊的雀鳥驚飛，葛戍無聲無息的從屋瓦上翻回廂房內，此時帷帽黑紗隨著他的躍入飄然而起，露出那張年輕的面孔，隔著繚繞煙霧注意到醒來的戚畫時，他難得地浮現一道淺笑。

「戚先生，晚膳嗎？」

放下煙斗，看那人比嬌小鳥雀更加輕盈無聲的翻入窗，覺得稍晚怕是只讓他去就夠了，自己斷然無法做到完全悄聲無息。但想歸想，他仍會好好參與，畢竟潛行闖入民居偷瞧屍體可不是常有的事。

聞言回神，傳入耳裡的是相當葛戍的一句。而比起話語，戚畫更意外這少年微揚的嘴角，興許是在外頭玩得開心了？

勾起一樣的弧度，再次將茶水單推給葛戍，「公子先點吧，我還不大餓。」

似乎想說點什麼，但終究還是沒開口，葛戍接過單，不客氣的又點上了一桌的菜色，卻刻意留下先前盛放綠豆糕的空碟子。

上菜後，他很快揀選幾樣先前嚐過、覺得清淡可口的菜色，各夾了些在碟子裡，然後推到戚畫面前。

「晚上，力氣。」邊說著，葛戍邊擺了付箸筴過去。

雖說他自認不會讓戚先生遭遇什麼險事，但要保持警惕戒備也是種消耗，還是多少留存點氣力才好。

不解地看著被留下的空碟，但想來對方應有什麼用途便沒管也沒問。直到小二送上滿桌菜品後，戚畫才曉得那盤子要作甚用。

瞧出葛戍拿那碟為自己挾了好些菜後，不禁失笑應下好意，「多謝。」

還把對方當成只有自己半大的孩子看呢，這不是比自個還會照顧人得多嗎？

心情出奇的好，甫說著不大餓的嘴仍是一口口慢慢吃了起來。

用罷飯食，拭了拭唇角，「其實——」他雙手捧著溫熱陶杯，瞧著茶面，良久才道，「我不是為了打發時間，才接下這樁委事的。」

廂房內沒別的人，葛戍便將帷帽取下用食，見戚畫總算是吃了點，他感到很滿意，卻在正準備要夾起倒數第三片杏桃酥時，聽聞戚畫忽然開口坦白。

疑惑的偏了偏腦袋，他一時意會不過來戚畫此言何意，不過仍默默聽下去。

「我是為了尋一位……故人，才接下這委事的。」偏過頭向窗外看去，睨著那棟佔地與模樣都明顯要較其他戶富麗堂皇的金鋪，憶起了回憶裡那幢。

「我上一次見到他，他殺了個富得流油的老爺，還取了些方便帶走的值錢首飾。」

說著，也覺得那樁與這樁似乎有幾分雷同，然而就在稍早拾起地面那枚戒指時，戚畫幾乎確定了兇手非是那人。雖說十幾年過去，也許他的行兇作案手法換了。但他沒來由地，仍認為這次的刺客並非那時之人。

「不過看來不是他，那人沒把房裡弄得那麼凌亂。」

戚畫的描述相當簡單，但葛戍的腦海中卻莫名浮現了許多幕相似的畫面，不停閃過的景象甚至還挾有氣味或觸感，讓他覺得腦子一陣犯暈，心頭無端煩躁，忍不住抬手敲了敲自己腦殼，努力把意識拉回眼前的戚畫身上。

戚畫說他在尋找那個人，聽起來是殺手或賊匪，難道是有什麼樣的恩仇嗎？

「為什麼？」葛戍問，一方面是想將自己腦子裡的東西推開，一方面也是真想知道戚畫找尋那人的理由。

視線回到對方身上，只見他神情看上去不若平常那般古井無波，霎時還抬手敲自己腦袋。

「這孩子突然犯什麼病呢？」欲伸手去拉，但葛戍的問題隨之而來，見他沒有再敲自己腦瓜的跡象，戚畫便暫且將對方突如其來的怪異舉止攔下。

「你說為什麼尋他？」大抵明白少年這沒頭沒尾的一句是問為何尋人，而非為何知悉這些事，「那是，我的恩人。」

端起杯子飲了口早已涼去的茶水，順道服了顆藥，打趣著說，「若沒有他，我八成活不到你現在這個歲數……你不會再敲自己頭了吧？」

「殺人、恩人？」葛戍還是不太明白，不過這種迷惘讓他腦子裡的東西平息了不少，又舉起手來，停頓，先是告知戚畫：「再兩下。」然後就真再敲兩下，彷彿是想把腦袋裡的東西給驅趕出去。

這麼兩下，也確實清醒多了，葛戍暫時不願意去思考方才腦海裡那些究竟是什麼，而是抬眼望著戚畫：「殺手？救你？」

「不、哎——遲早敲成個傻子。」天知道這是哪裡學來的破習慣，想事就想事，怎地一直敲自己，看上去力道還不小。

瞅著葛戍的手，不知回答這孩子的疑問時，是否該尋個什麼壓住他的手還是護著他的頭。視線在桌上游移片刻，覺得有個碗看上去似乎不錯，但想到可能會弄得人滿頭羹湯，便還是打消這念頭。

這麼一鬧，連帶著那些沉重的過往似乎也容易啟齒了一點。

「這不是——你看我的臉，還挺好看的嘛。」下意識伸手撫了頸子，復又道，「當時讓人賣給了那富胖子，正好他興許與人結了怨，而恩人正好就是接單的那個。」話罷，伸手取了靠枕塞葛戍手裡，省得他又敲自己。

原來如此。

順手接過靠枕，葛戍心忖，原來是這麼回事，漂亮的人都比較聰明，是因為得保護自己。

想了想，他又說：「但，殺手，只是殺手。」

那人殺人，十之八九並不是為了救戚先生；儘管戚先生感激他，葛戍也不希望戚先生再見到他。

因為殺手通常不會希望有人能認得出自己，那感覺不會是件好事。

思及此，葛戍伸出去按住了戚畫的手，眼神無比認真慎重。

「若找到，戚先生，帶上我。」至少他有自信能護得戚畫的安危，再不濟，也不致讓戚畫一人獨自消失無蹤。

側首，有些不解為何對方會這麼說。他當然知道殺手就是殺手，不然殺手還能是什麼？

尚在咀嚼消化那句話的涵義，手便被對方給按住——會敲頭的是你，又不是我，這句差點出口的話自腦中一閃即逝。失禮念頭剛掠過，就對上那肅穆的眼神與鄭重的一席話，忽然覺得手背上的重量又更沉了。

微微睜大眼，總算明白少年現下為何會有這般反應。

面上的愣神轉為收穫真情實意關切的開心，伸長手去揉那難得沒了幃帽遮掩的髮頂，「哎你這孩子怎麼——」

倒是自己這些年來魯莽了，竟從未想過殺手既以殺人為業，應當就沒想過要救人，雖說自己當時並未親眼看見他，只收了他留下的匕首與些許飾物，這尋人之路八成也是大海撈針。倘真能找到他，對方更未必樂意見到自己。

這麼個簡單道理還得讓人告訴，確實是自己傻了。

「不帶，不找了。」

戚先生似乎總是會摸自己的頭，有什麼含意嗎？

才想著，一聽最後這話好像有點不對味，葛戌糾正戚畫：「不找，好，可是要帶。」

不找殺手是安全多了，但可不能不帶自己，跟戚先生出來時常有好玩的好吃的，看著戚先生各種應對與謀策，絲毫不會感到無趣，所以他就算放棄委事跟過來也十分樂意。

「好好，之後再帶著你出來吃好吃的，是吧？」這次的話他可就完全能聽懂了，說起來還真是這樣，從糖餅到現在這桌，每回都弄得與遊山玩水沒兩樣。

忍不住又揉了揉，猜想著有弟妹或許就是這種感覺——雖說大概不會有一個兄長連菜都需要人挾，那怕是已經半身不遂了。

瞥了眼外頭，覺得天色黑得差不多了，便道，「要過去了嗎？」

唇角微微一勾，很快又恢復了平靜無波，葛戌望向窗外月色，此時正值新月夜，這樣的朦朧亮度很適合幹些壞事。

「走。」他點了點頭。

這個時辰宅邸護院們多半正是酒足飯飽，暫且先涼一涼他們，等瞌睡蟲上身了，腦子不好使，才是最佳的潛入時機。

和人一道下了樓，買單時那帳面上的數字沒超出預料多少，畢竟是開在這樞紐之地，規模佔坪又較其他同業大，服務與菜色也不差。仍在接受範圍內，以後倘要路經此地，還能再來用上飯菜茶點。

仰首瞧著月色，一彎高懸在那很是好看，就是不夠亮，讓恐黑的他多少有些情緒——說起來，潛入的過程與那停屍房會有燭火嗎？要沒有的話，自己還是待在外頭好了，憑葛戍身手應當不會有事？

「你說，裡頭會很黑嗎？」

兩人貼在牆外的陰影內，葛戍搖搖頭，說：「燈，不能滅。」之所以靈堂要派人守夜，當然不是怕有人來打劫屍體，而是為了防長明燈被夜風吹滅、以及貓狗之類的獸類闖入。

這樣的事，戚先生不會想不到才對。瞥了眼身旁的戚畫，他這才發覺，戚先生莫不是怕黑？

於是他反手握住戚畫的掌心，低語：「有我在。」

「那就——嗯？」確實，確實。哪有人家會將尚未入殮的親人軀體置於黑暗之中，特別是譚家這般富裕的，沒一口氣讓三五個人守在那都說不過去。稍微放下懸得要比天上嬋娟還高的心後，手掌忽而被握住，溫暖與關切自那汨汨傳來。

絲毫沒有罕有人知的秘密被發現的不悅或難堪，只是用空著的手往那帷帽中露出的小片髮頂拍去。

「那麼就拜託你了。」

再等了小半個時辰，葛戍拉著戚畫悄然翻上了譚家的屋瓦，但他並未急著闖入靈堂內，而是掏出一一直掛在腰間的怪異陶笛，放在嘴邊，輕幽幽的吹起。

似墳卻又非墳的陶器竟然傳出了猶如竹林游魂般的詭異聲響，順著夜風傳了出去。

只見下方的護院們先是面面相覷，然後紛紛打了個寒顫，不敢吭聲的回頭瞧了眼靈堂。

可別說，他們家老闆不是枉死的嗎？

口中念念有詞，嚇得臉色發青的護院們很快有志一同，戰戰兢兢的遠離了靈堂好段距離。

見陶笛音色果然奏效，葛戍也不知他該還是不該高興，看來自己的笛音果然難聽的跟鬼似的，無聲一嘆，收回陶笛，提起戚畫飄然落地，輕而易舉的潛入了靈堂內。

在聽聞那樂器中流瀉出的詭譎音符前，戚畫見葛戍那態勢像極了要吟詩作賦那般高奏一曲，孰料陶笛中飄出的非是陽春白雪，而是無可名狀的曲調。

掩著嘴努力藏去笑意，並在心底同情幾分那被少年笛音給嚇得慌的護院們。一個個高頭大馬，卻無人的膽子大到能堅決地駐守原地，不可不謂逗趣。

有了上回經驗，這會戚畫在被拎著離開原地時，並沒有多少錯愕，還能繼續無聲笑著那幫漢子。

半晌笑罷，打量起周遭。

果然是一個金碧輝煌，鮮花素果無不齊備，不說還以為是安安詳詳享了耆壽仙去。

大大方方踱向正中央，伸手就推了未蓋滿的棺蓋要往下看。

從旁協助戚畫扳開沉重棺蓋，葛戍的目光也跟著掃過屍首，容貌已經被人精心打理過，單這樣看恐怕無法得知什麼，於是他掏出了匕首，雙手一伸就去扯起譚老闆的壽衣，毫不遲疑地一刀劃開。

這一劃，淡淡屍臭隨即散溢而出，手肘微微推開戚畫，葛戍頭也不回的說了句：「腰上，香囊，拿去。」

他的腰間向來配著香囊，雖然是驅蟲用的，但也多少能掩蓋這股屍臭；也幸好沒長蟲子，多半是棺木內經過處理，不致讓屍首在出殯前變得太難看。

明天這家人發現老爺衣服給弄壞了，不知是會懷疑盜匪，還是什麼生靈作祟，實在是罪過。

尚未看清整具模樣，便被虛虛向後推去，不免又無聲笑了起來，這孩子真把自己當什麼脆弱的姑娘家家了？

「你自個佩著吧，又不是沒見過，還成。」

側了側首，除了屍況保存挺好外，著實沒有注意到太多有用資訊，連致命的刀劍外傷都尚未發現，於是不得不又向前些，仔細打量起來。

裏衣拉開後，胸口上多道穿刺傷便能清晰可見，葛成以手指丈量，並觀察屍首上湧現的斑紋，他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懂這些，反正此時挺有用處的。

從刀刃寬度與傷處深度看來應該是貼身收藏的匕首，這就不像盜匪所使，沒有一擊致命，應該也不會是一般殺手，而出力過猛的程度，甚至在屍身印下了刀顎的形狀。

「粗糙。」葛成輕聲說到：「右手，高五尺九寸，有力。」

目光下移到了屍首雙掌，一枚玉扳指相當顯眼，應該還不到屍體入玉的時候才對，再看對比周圍紫得泛黑的屍色，葛成試著轉動，卡得很緊，看來是生前就戴著，索性隨下葬。

玉扳指邊，他摸到一件細微之物，施了點巧勁拔出，瞧一眼，就拿到了戚畫面前：「髮鬚？」

瞅瞅屍身又瞧瞧人，雖沒親眼看過仵作驗屍，但葛成這會的手法看上去並不生疏，好似他以往就有過不少經驗。

一個十來歲的少年為何會有這種經驗？他們醫館還得給人驗屍？

佈滿軀體的創口與屍斑，任戚畫怎麼看，也看不出個所以然，只知道這與恩——那位刺客的手法截然不同，據他所見所聞，當時趙老闆渾身上下就背上一刀，與這譚老爺胸口數刀可是相去甚遠。

聆聽著對方不知如何判明的兇手資訊，腦海裡初步排除了身長不足的譚家母女，嫌疑名單便只餘下黃掌櫃，與不知是否存在的其他至交友人。

「這是……」注意力轉向葛戍手中的烏絲，看上去短直而粗硬，非是鬚髮灰白的譚家老爺，也非明顯好生照料秀髮的那對母女所有。

還有那玉扳指，看上去大致剔透卻有些不美觀的雲霧，加之那根指頭略粗，戒圍自是不小，想轉手怕是難上加難。若是普通匪賊見到大塊玉扳指，就是把指頭剁了也要掰下往兜裡塞，而這兇手卻沒這麼做，怕是個懂行的。

「殺手大抵是個懂玉石首飾的。」

懂玉石？瞧了瞧那玉扳指，葛戍不明所以，但既然戚先生這麼說，應該就是了。

沒什麼別的可看了，他收回手，左右張望後，走到棺木前的供桌上直接取了酒水來清洗雙手。

就在此時，一陣刻意放低的腳步聲引起了他的警覺，立刻退回戚畫身旁，拉著他藏身到長明燈與重重白幡的後方，並朝靈堂門口望去。

聽見細小的腳步聲，尚未反應過來便被拉著藏起。很快意識到外頭來人了，遂也跟著望去。

那賊頭賊腦的傢伙還挺眼熟，下頷蓄著鬚，又是搓著手，只是這回手上什麼飾物也沒有。

只見那黃掌櫃左瞟右瞟，確認四下當真無人後，悄悄湊近他東家，執起手猛瞧的模樣，不說還以為兩人有些什麼關係。然他看了會，自懷中取了針就往譚老闆甲縫裡掏，好一齣斷袖大戲急轉直下，成了刑求大作。

許是兩人在當時有爭執纏鬥，掌櫃的回去後發現衣裳給抓破了，憂老東家甲縫裡藏了些碎布，倘讓熟悉他的人瞧，指不定就會聯想到他。

倒是謹慎，就差在血案現場虎頭蛇尾。

偏過頭看向葛戍，想知道他打算離開，還是跳出去來個人贓俱獲——雖說兩人出現在這也是件怪事。

倒是沒注意到戚畫所思，葛戍雙眼盯著那人一會，忽然就竄了出去，趁其不備一掌扣住其下顎。

抬起那人缺了角的鬚毛，轉頭指給戚畫看，似乎正想開口說什麼，但在下一瞬間，他立即撒手，仰身險險避過揮出的匕首。

身形雖避，目光卻緊追著對方手中那柄匕首，葛戍馬上查覺匕首顎處正與屍體上的印紋一致。

往後一躍退回戚畫身前，他低語：「是他。」同時手指勾上了劍袋繫繩。

那鬚鬚剃得可真不美觀。

一席不合時宜的批評尚未出口，那被箝制之人突然發難，看得戚畫心臟漏跳了幾拍，所幸少年身形矯健，方才無礙。

「夫人！我看那定是老爺冤魂作祟啊！」

「這、這怎麼可能呢……」

「就是！方才那鬼聲音哀哀怨怨！定是老爺回來了！我們快去瞧——」

葛戍話音方落，外頭又傳來一陣男女交談，掌櫃的見大事不妙，才想逃跑那門卻又被打開，一時靈堂熱鬧無比。

「戚公子？您——老黃你又是？」譚夫人掩著嘴驚叫，見了七首嚇得退了好幾步，譚小姐忙把母親拉到身後，驚疑不定地看向戚畫與葛戍。戚畫伸手指向譚家老爺，譚小姐隨著看去，這才恍然大悟，「原來就是你！是你殺了我爹！」

戚畫拉著葛戍往窗邊一站，堵了去路，黃掌櫃無處可逃下，自是被幾位身材壯實膽子卻不大的護院逮住，劈頭就是一通打。

「你說這戲好看不好看。」他悄悄對著一旁少年道。

戲？葛戍不明白他所言，瞧了眼前的混亂好一陣，還是不能理解，不過戚先生說好看就是好看吧？

於是他頷首同意。

只可惜這次自己似乎沒什麼用武之地，這個兇手只消幾名護院就搞定了，他連劍袋都沒得解。

往旁邊瞄了眼，戚先生看來氣色不錯、心情愉悅，葛戍便覺得自己也神清氣爽。

那邊打得有仇報仇有怨報怨花開花落，也不知是誰的拳腳沒長眼，居然弄倒了其中一盞長明燈，火燭沿著白幡往上竄開，又是一通雞飛狗跳。

葛戍拉起戚畫，趁亂溜出了靈堂外。

雖說有幾分缺德，但與葛戍一道溜出靈堂時，戚畫掩著嘴以防自己在這夜裡笑醒周邊幾戶居民。不過那處一陣哄鬧與慘叫，想來附近人家今晚本就難有好眠，不差他一笑。

「哎——這譚老闆倒八輩子的楣了才攤上這樁，給身邊之人害了性命不說，不日就要出殯了，這會靈堂還給弄得失火，跟提前燒了一樣。」

揉揉憋笑憋得酸了的面頰，往路上照明的油燈近了些，道：「找間客棧宿個一宿，明早用完早點再回吧。」

凝望著戚先生難得如此開懷的面容，葛戍也不自覺的微微一笑。

緊接著一聽戚畫說起早點，他立刻舉起手，直指他們先前光顧的那間茶肆。

被如此迅速而直接的動作逗笑，自是領了領首，與人一道向那走去。

（完）